



大金川写意

新疆 汪志鑫

伫足金川，一种源于梨花的邂逅，一次源于历史的熏陶，一场源于梨花雨的芳菲，一息源于嘉绒儿女盛装的丰悦，无不透着世外的魅惑。

——题记

雪梨花掩映下的藏寨

牛皮船载渡着岁月的根，随大渡河的身影，深邃着藏寨的美。

羞涩的梨花，如三月的卓玛，静静地绽放幽雅。一路袭来的花香，嘉绒儿女微笑成荣美的使者，守护一夜夜花雨的芬芳。

乾隆与金川的交割，是战争赢获了女人？或是女人用9000万白银隆起了炮声？而今，藏寨一片静谧，唯御碑的站立，凝视过往的风尘。

鸟鸣。一串回归的音符。田园静静地绽开梨花万枝，年复一年，美丽着这片土地。

雪海，花海，皑皑茫茫。总以绽放的姿态，独傲山谷。山顶的佛语，与远处的转经筒，遥相呼应。一群磕着长头的朝拜者，在观音桥膜拜成阳光的儿女。

远处的格勒得沙，使红军行进的步伐矫健而铿锵。一袭梨花的香韵，一挂绿壁的瀑布，

一尊东巴石菩萨的神像，讲述着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愿景。

金川，东女国传奇的留传地；金川，两大武功的魅惑地；金川，塞上江南的梨园胜景。

雪梨花飘的季节，从谒拜的人群里，仰望松柏香火缠绕的煨桑塔，长头和脚步延伸着虔诚。在“萨尔脚措”，交颈的金川柳，情人般缠绵了碌碌年华，一对嘉绒恋人的情怀，随静波的湖面，以云杉的姿态，守护着那份纯。

春赏梨花。夏品雪梨。秋观红叶。冬浴阳光。

掩映，本身就是一帆透慕的魂韵。

惟美的嘎达山

天成的嘎达山。

静立在一片绿的屏障里，飞瀑叠越了古老的神话。

一束阳光穿过时空，从黄龙的背上泻下，在林海的缝隙里，不再跳跃。

是巨石菩萨沐浴众生的缘故吧！或许，藏在深山的岩洞，正是菩萨修行的居所，远眺一泻神秘。

金川田园的大美，在黄昏下，湮没世俗的喧闹。寂静了村庄的炊烟。是河谷上牛皮船载着青春的岁月，回渡着嘎达山丝雨的画绢，绣女般地嗔开扇面，缭绕一段魅惑的路。

磐岩。东女王。嘉绒儿女。东巴石菩萨。

一切随岁月静赏。远去的，只有历史。诗者，酣睡的姿态，聆听乾隆征战金川的铁骑，梦呓一段没有主人公的故事——

醒着的，也只有历史。

嘎达山，俯瞰梨寨那一抹依旧的芬芳！

勤劳的嘉绒儿女

据汉文史料记载，古代生息、活动于今州境地区东南部河谷一带，称之为“嘉良夷（嘉梁）”“白狗羌”“哥邻人”“戈基人”等部落，为这一地区的土著先民。唐时与吐蕃移民及驻军融合后，成为藏族。

是嘉莫墨尔多神山的一朵奇葩。如雪莲的柔美，领略大渡河最柔软的河床。

金川柳婆娑着东女国远逝的丰姿，羞涩且大气地站立在嘉绒儿女身旁，袅娜一段史话的注脚。山水以聆听者的身份，捶打着温暖峡谷的问候。

虔诚的膜拜者，用温柔的手伸向转经筒，呓语着祝福和祥和。松赞干布的福音，传至山顶的观音庙（有“第二布达拉宫”之称），竖着年轮仰望苍穹散下的梨花……

祖屋的锅庄，花夜的起点。挂红，依旧是一次程序与逻辑凝练的鼓点，莽简声、唢呐声，欢快着新娘的梦。同样的头帕，同样的红巾，掩住了谁的心跳？是伴娘？是新娘？诵经声里，信物诠释爱情。新郎的眼神，足以徘徊

心中那抹纤红。爱情至上。

在进寨时，一盅杂酒，轻轻地叩击了访者的心弦。一条哈达，洁白了一次诗者的旅行。嘉绒儿女的至情，是柔软的记忆。飞雪的梨花，总能在梦萦里牵扯着那一脸灿烂的笑容，注定在我的生命中，长久地映成朝霞。

远山，白云飘过。一段蕴藏幸福的桥，装饰了嘉绒儿女的梦。

而我，只能以仰望的神态伫立。

神武的中国雕王

中国之雕源出四川，四川之雕源出金川。

——题记

或许，雕王的桂冠，足以穷尽三个世纪的烽烟。

战争文化的印迹。嘉绒儿女的智慧。世界建筑史的明珠。

一场梨花雨，散落在马尔邦长头膜拜者的虔诚里。那个背着孩子的卓玛，一路神往。心中的转经筒，早已转动了千万遍。

早年的积雪，奔腾在红军的长征路上。倚天的关雕，壮美了苍穹的蔚蓝。

一只鹰，从雕王顶掠过。黑色的翅，丈量神武的高度。49.5米，从鹰划过天际的叫声里，隐现威武和雄壮。

雕王，静静地立在原地。不再守卫关口，而只是作为一道风景，立于历史的悠远中。

马奈的锅庄舞者

马奈锅庄是流行于大金流域嘉绒藏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锅庄舞。它以其独特的服饰、舞蹈、曲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，有民族歌舞娇妍奇葩之称。

大金流域。鲜艳的花朵，爬上嘉绒女孩的

头帕。

在阳光下舞蹈。

以最隆重的方式，凝结着古老的情愫，提纯着今天的芬芳，向远道的客人，随梨花雨的馨香，送来一丝丝酝酿的清凉。

舞者。皮帽，藏袍，“嘎乌”护身佛，英武的藏式皮靴，随男人彪悍的身躯沿着弧线前行。

舞者。头帕，长衫，金银装饰的花带，红白相间的披风，沿女人阴柔的腰肢随舞步悠扬。

太阳，正停留在舞者的头顶，祈福后的白绢，被女人赋予给男人。锅庄舞优雅的古韵，悄然地在一个圈子行走。圈子里，舞者如雪莲开放，如浪花泉涌。

男人们高亢的歌声，脚下的踢踏，随舞蹈的节奏，从文雅升至粗犷；女人们娇妍的挥袖，远山的微风，随披风的翻动，从肃穆转为奔放。

四周的梨花，正悄然地爬上远山，赶赴一场从古至今的盛会。马奈的上空，一只鹰正在飞过……

听卓玛讲情人海

据卓玛讲，海子有“静、灵、潮”三绝：人畜经过海子不能喧闹，否则震动空气或大雨滂沱或冰雹砸头，故人过无声，马过摘铃，牛羊忌哨；大旱祈雨，以声震空，屡试皆灵；湖水自西向东潜流，夏季有潮，上午9时许与下午5时许，在约1米多的水下泥沙起伏，涌动如潮，40分钟后湖面便平静如初。冬季湖面结冰，唯中心10余米不冻。

卓玛的笑是纯美的。娓娓道来的故事，令天下的情人都成为信徒。

是一条被遗忘名字的河。金川柳成双地

站立，注视着镜面般的碧水，如情人的眼睛，清澈而纯情。“撒尔脚措”（藏名，即情人海），就在雪山与云杉之间。

静静地聆听。卓玛恬静的讲述，使我迷失了路途，从四季穿梭。

海子的“静、灵、潮”，正如这梨花，开无声，落无声，生怕吵醒一对对情人的梦。四季交替，凝立在春的我，眺望秋色海子的身孕。沉甸甸地，梨花雨凋零了自己的芬香，一路馥郁。

不忍去打扰这片景色的丰姿。守候，远比触摸更耐人寻味。

而我，即将带着卓玛的话语踏上归程。路上，成双的金川柳、一树树梨花、一汪情人海依旧在脑海里，期待下个时期的来临……

对诗索乌山

与一个金川诗人对诗，涂鸦了以下文字，一切皆兴致。

——题记

花岗岩就地取材，裁出一幅魅惑的画卷，递给远方的客人。

依然是乾隆的笔迹“索乌大庙”，依然是攻打金川的古战场，依然是鬼斧神工的石佛。传说从菩萨沟高出云霞，领悟一次虔诚的拜谒。

一线瀑布泻下彩虹的根，犀牛潭的浪花，在金戈铁马的岁月时隐时现。千万条洁白的哈达，从竹厂沟的山涧散下，如藏族少女佩戴的银链，在山花烂漫时节，头帕随着舞步窃窕了男人的心跳。

万里城，一桩历史的缩影。城堡、炮台、军火库、营盘、石刻、战壕，一帘如昨的铮铮铁蹄，一幕如逝的炮火硝烟……

索乌山，一次浅浅的旅行意，一次深深的对诗情。